廣東新語/卷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器語 ◄

廣東新語
卷十七 宮語

► 舟語

楚庭

越宮室始於楚庭。初，周惠王賜楚子熊惲胙，命之曰：鎮爾南方夷越之亂。於是南海臣服於楚，作楚庭焉。越本揚越，至是又為荊越，本蠻揚，至是又為蠻荊矣。地為楚有，故築庭以朝楚，尉佗仿之，亦為台以朝漢，而城則以南武為始云。初，赧王時，越人公師隅為越相，度南海。時越王無疆為楚所敗，其子孫遁處江南海上，相爭為王。隅以無疆初避楚居東武，有怪石浮來鎮壓其地，名東武山，因於南海依山築南武城以擬之，而越王不果遷。其時三晉，魏最強，越王與魏通好，使隅復往南海，求犀象珠璣以修獻。隅久在嶠外，得諸琛異，並吳江樓船、會稽竹箭獻之。魏乃起師送越王至荊，棲之沅湘，於是南武疆土為越貢奉邑。或曰：《吳地志》稱：吳中有南武城，在海渚，闔閭所築，以禦見伐之師。或曰：初，吳王子孫避越嶺外，亦築南武城。及越滅吳，遂有南海。其後為楚所滅，越王子孫自皋鄉入始興，有鼻天子城，令公師隅修吳故南武城。既不果往，而趙佗遂都之，故佗自稱南武王，而宮亦號南武宮。或曰：闔閭所築南武城在丹陽皋鄉，吳既滅，其子孫南徙，遂移南武之名於嶺外，亦猶越徙琅琊，初築東武，既歸會稽，亦名其地曰東武也。吳王子孫不能有其南武，而越王子孫有之，越王子孫復不能有之，而佗實有之，遂以南武名其國，與漢爭大，此勁越之所由稱也。嗟乎！佗本邯鄲冑族，以自王之故，裂冠毀冕，甘自委於諸蠻，與西甌半贏之王為伍，其心豈誠欲自絕於中國耶！誠自知非漢之敵，故詭示鄙陋以相紿，而息高帝兼並之心耳。其後自言老臣妄竊帝號，聊以自娛，豈敢以聞於天王。其詞遜而屈，可謂滑稽之雄，蓋猶是偽為觿結之意也。考楚之先熊渠曰：我蠻夷也，不與中國之號謚，乃立其三子皆為王。論者謂其王三子也，

姑順蠻夷之俗，不自為王，猶存寅畏之心。其後十世熊通，求周室加位，不得，始自尊為武王。武者，生諡也。佗都南武，亦自稱之曰武，蓋師此意。佗宮故在粵秀山下，即楚庭舊址。粵秀一名王山，以佗也，其曰玉山者誤也。宮之東為偽漢劉　南宮。

四台

趙佗有四台。其在廣州粵秀山上者，曰越王台，今名歌舞岡。其在廣州北門外固岡上者，曰朝漢台。岡形方正峻立，削土所成，其勢孤，旁無丘阜，蓋莖台也，與越王台相去咫尺。其在長樂縣五華山下者，曰長樂台，佗受漢封時所築。長樂本龍川地，佗之舊治，故築台。又新興縣南十五里有白鹿台。佗獵得白鹿，因築台以誌其瑞。是為四台。自古諸侯王築台以朝天子，始自佗。戰國之築帝宮，奉冠帶以事強秦者，無斯恭順，佗亦賢也哉！

三閭大夫祠

予之鄉名曰沙亭，有煙管岡焉。其高大甲於茭塘諸峰，勢與華山獅嶺東趨海門，蓋番禺之一鎮也。岡之麓，予欲建三閭大夫祠，以宋玉、景差二大夫為配，而題饗堂曰忠過，儀門曰日月爭光，寢室曰詞賦之祖，又刻司馬遷所作列傳以為廟碑，歲時禴祀，率子姓灌獻椒漿，弦歌《離騷》二十五篇，以樂神聽，斯亦吾宗之盛事也。吾宗本荊楚人，文雅之士，固宜以《離騷》為家學，學其忠，復學其文，以無愧大夫之宗族，無負《離騷》之一書。吾嘗謂《詩》亡而後《離騷》作，學《離騷》所以學三百篇。善學三百篇者，當自《離騷》始。祠既成，將使吾宗操觚之士，皆以祠為歸，凡有所作，合之為《三閭家言》，附於《楚辭》之後，豈非大夫之所樂得於其苗裔者哉。嗟乎！吾宗自喪亂以來，二三士大夫，亦頗能蟬蛻垢氛，含忠履正，三閭之遺風，其猶未泯也。聞江南雷港有忠潔王祠，相傳宋太宗平江南時，以此號封三閭大夫。則予之鄉今亦名之為忠潔，使人因名求實，以為繼述之美。又大夫故居在歸州屈沱之上，楚人謂江之別流為沱，屈姓之所居，故曰屈沱。而大夫所耕之田，淚滴而生玉米，名曰屈田。吾之鄉，其前有潮溪數曲，今亦命曰屈沱。有田數百畝，高者兩三熟，低者一收，以供粢盛，今亦命曰屈田。蓋追慕大夫之忠，一一襲其故跡，使吾宗有所觀感，亦誠無所不可也。祠之後復祀女嬃，則名其堂曰嬋媛。女嬃者，大夫之姊也。楚人謂姊為嬃，故曰女嬃。自昔屈氏女子，能辭令者自女嬃始。其申申以詈，欲大夫之愚如甯武，不欲其伉直如史魚以速死也。大夫之忠，忠而過，大夫之過，過於忠。世儒能言之，不知大夫之姊早已言之矣。噫！嬃誠賢女，大夫傳其名於《離騷》，有以也哉！

大忠祠

廣州城南有三大忠祠，祀宋丞相文公天祥、陸公秀夫、太傅張公世傑。祠本南園舊址，洪武初，有五先生者，結社其中，開有明嶺南風雅之先。其後當事者即其地建祠，以祀三大忠，以與崖門大忠祠並峙。其左有堂曰臣範，右有軒曰抗風。抗風者，典籍孫先生之所命也。典籍詩：「昔在越江曲，南園抗風軒。」今以俎豆五先生，是為南園五先生祠。予嘗謁祠，有詩云：「詞客舊多亡國恨，騷人今有禮魂篇。」其在崖門大忠祠，白沙先生嘗作哀歌亭其側，時釃酒以吊三公，有辭云：「儼其堂堂，沛其洋洋。是謂正氣，至大至剛。上有青天，下有黃壤。不亡者存，薰蒿淒愴。」

祖祠

嶺南之著姓右族，於廣州為盛。廣之世，於鄉為盛。其土沃而人繁，或一鄉一姓，或一鄉二三姓，自唐宋以來，蟬連而居，安其土，樂其謠俗，鮮有遷徙他邦者。其大小宗祖禰皆有祠，代為堂構，以壯麗相高。每千人之族，祠數十所，小姓單家，族人不滿百者，亦有祠數所。其曰大宗祠者，始祖之廟也。庶人而有始祖之廟，追遠也，收族也。追遠，孝也。收族，仁也。匪譖也，匪諂也。歲冬至，舉宗行禮，主罔者必推宗子。或支子祭告，則其祝文必云：裔孫某，謹因宗子某，敢昭告於某祖某考，不敢專也。其族長以朔望讀祖訓於祠，養老尊賢，賞善罰惡之典，一出於祠。祭田之入有羨，則以均分。其子姓貴富，則又為祖禰增置祭田，名曰蒸嘗。世世相守，惟士無田不祭，未盡然也。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復，大率有族而無宗，宗廢故宜重族，族亂故宜重祠，有祠而子姓以為歸，一家以為根本。仁孝之道，由之而生，吾粵其庶幾近古者也。

龐弼唐嘗有小宗祠之制。旁為夾室二，以藏祧主。正堂為龕三，每龕又分為三，上重為始祖，次重為繼始之宗有功德而不遷者，又次重為宗子之祭者同祀。其四代之主，親盡則祧。左一龕為崇德，凡支子隱而有德，能周給族人，表正鄉里，解訟息爭者；秀才學行醇正，出而仕，有德澤於民者，得入祀不祧。右一龕為報功，凡支子能大修祠堂，振興廢墜，或廣祭田義田者，得入祀不祧。不在此者，設主於長子之室，歲時輪祭。歲正旦，各迎已祧、未祧之主，序設於祠，隨舉所有時羞，合而祭之。祭畢，少拜尊者及同列，然後以胙餘而會食。此誠簡而易，淡而可久者也，吾族將舉行之。

明誠書院

明誠書院在增城縣城中，湛文簡所建。堂上有《心性圖》及文簡所書《心性圖說》，右隅有王文成所書五言古詩，今《陽明集》中，《書泉翁壁詩》是也。行書字大如拳，漫滅不可盡識。堂後石刻文簡像，襆頭執簡，上有隸書《心性圖說》。甘泉書院遍天下，此其發祥之地。故尤重云。

白雲書院

白雲之山有三寺，中曰白雲，左月溪，右景泰，蓋山中之三勝也。嘉靖間，三寺既毀，於是泰泉黃公以景泰為泰泉書院，鐵橋黃公以月溪為鐵橋精舍，甘泉湛公以白雲為甘泉書院。自作《白雲記》，謂仙變釋，釋變儒。王青蘿讀而嘉之曰：其變之終於正矣乎！遂書「白雲三變」匾而揭焉。

西樵三書院

西樵之西，有山從端州來，至南海黃岡，渡江而東，有石跡，為石頭村。又南而北，綿延數十里，丘垤連累者百數，乃崛起而為西樵，中有書院三。其曰石泉書院者，方文襄所營，在紫雲峰。曰大科書院者，湛文簡所營，在大科峰。曰四峰書院者，霍文敏所營，在雞冠、紫姑、龍爪、聚仙四峰之間。當時三書院鼎足而立，三公講學其中者曆十年。世宗御極，相與應召而起。方為內閣輔臣，霍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，入弼東宮，湛為南京兵部尚書，參讚機務。同時尊顯，世之所難也。論者謂山有神靈使然。父老云：昔年茲山，嵐霧溟濛覆其半，昏旦莫辨。近三十年，明淨秀露，無復嵐霧掩焉。亦山之遭遇，非偶然也。

萬卷堂

東莞陳琴軒先生璉，致仕後，開萬卷堂。書多秘館所無，四方學者至，必館穀之。而丘文莊於瓊州學宮為石室，藏書以惠學者，皆盛德事也。

合道山房

吾鄉有煙管山，巃嵸特出，其脈逶迤而下，為丘陵者三四，復崛起為一大山。其塚高而長，形如船覆，因名之曰覆船。其大與煙管相若，而勢稍平，四圍岡阜宮之，扈者、佔

者、巋者遠近連屬，凡數十百計，皆以二山為宗。形家者謂煙管上應太陽，覆船上應太陰，從太陽而落為太陰，一南一北，如日月相配，有妙道之象焉。予草堂在二山間，背覆船而右煙管，將以陰為體而陽為用，以師夫二山，於是題其堂曰合道，而為銘曰：「煙管在北，覆船在南，吾居其中，與之相參。覆船在南，煙管在北，吾居其中，與之相翼。以身為宮，廣如虛空，能與地塞，能與天通。以心為佩，光無外內，能與日明，能與月晦。」

三樓

三樓，一曰越華樓，故在廣州城西戚船澳。南越王佗以陸大夫有威儀文采，為越之華，故作斯樓以居之。或曰：越華樓一名越華館，佗作此以送陸賈，因邇朝台稱朝亭，唐改曰津亭云。自古文人至越者，始陸賈，繼終軍，皆有光於越，而軍與韓千秋節烈尤偉，予嘗欲重建此樓以祀之。一曰越望樓，在藩司堂後。枕玉山而麵珠海，山川千里，極目無際，亦南天傑構。今不存。一曰玉山樓，在粵秀山上。洪武初都指揮花英所建，以祀越先賢高固、楊孚、董正、羅威、唐頌、疏源、陳臨、王範、黃恭九人。玉山為五嶺山川之望，九賢為十郡人文之望。玉山有此樓，樓有此九賢，可以不朽。

六樓

廣州有崇樓四，在南者曰拱北，故唐之清海樓也。其地本番、禺二山之交，劉　鑿平之，疊石建雙闕其上，宋經略某改雙闕為雙門，民居其下，今號曰雙門底云。北曰鎮海，在粵秀山之左。洪武初，永嘉侯朱亮祖所建，以壓紫雲黃氣之異者也。廣州背山麵海，形勢雄大，有偏霸之象。是樓巍然五重，下視朝台，高臨雁翅，實可以壯三城之觀瞻，而奠五嶺之堂奧者也。西曰觀海，在大觀橋上，今廢。中曰嶺南第一樓，在坡山五仙觀中，洪武初行省參知政事汪廣洋所建。四穿無壁，棟柱皆出石牆上，以懸禁鍾而已。四樓惟鎮海最高，自海上望之，恍如蛟蜃之氣，白雲含吐，若有若無，晴則為玉山（即粵秀）之冠，雨即為昆侖（番大舶也）之舵，橫波濤而不流，出青冥以獨立。其瑋麗雄特，雖黃鶴、嶽陽莫能過之。外則有端州閱江樓。江，西江也。其水自梁、益二州，經流數千里，會五十餘州之水而下。其大者為鬱、黔、桂、繡、臨、賀之水，分為二江，復合而為一。洪波湃湧，無支流以疏播之。至端州，而羚羊之峽綰轂其口，不能遽泄，每當夏月，崩騰怒湧，載於高地，為暴漲以魚鱉吾民。樓之建，所以砥狂瀾而鎖鑰西疆者也。其基在石頭岡上，岡臨江崛起，巨石厓巖，府治第一重捍門也。樓勢崢嶸，望如山嶽。前後樓二，各三重。左右樓二，各二重。左右耳樓四，各二重。凡大小八樓，合而為一。

外此則惠州有合江樓。東、西二江彙其東，豐、鱷二湖瀦其西，而象嶺、羅浮前後屏擁。其水大而山雄，境清而氣秀，又為嶺以東之最勝。是為東粵六樓也。

碧玉樓

碧玉樓在白沙先生宅，小廬山西。碧玉長六寸許，寬半之，上銳下豐，旁有兩耳，耳有孔可以組穿約，蓋古命圭之屬。《記》曰：「命圭自九寸以下。」又曰：「圭博三寸，厚半寸，剡上，左右各寸半。」是也。白沙以總督朱英之薦，於是憲廟以此圭聘先生，先生建樓藏之，名碧玉樓，又嘗自稱碧玉老人。郡人黃泰泉詩：「百年聞道屬斯人，碧玉中藏太古春。」鄺湛若詩：「碧玉樓前千仞雪，肯容狂簡禮簪裾。」

高樓

廣州諸大縣，其村落多築高樓以居。凡富者必作高樓，或於水中央為之。樓多則為名鄉。遙望木棉榕樹之間，矗立煙波，方正大小，一一相似，勢如山嶽之峙，皆高樓也。樓基以堅石，其崇一丈七八尺。牆以磚或牡蠣殼，其崇五六丈，樓或單或復，復者前後兩樓，盤回相接，雨水從露井四注，名回字樓。罩以鐵網銅罘，隱隱通天。樓內分為三重，每重開三四小牖瞭望。頂為戰棚，積兵器炮石其上，以為禦敵之具。寇至則一鄉婦女，相率登樓，男子從樓下力鬥。鬥或不勝，則寇以秋千架巨木撞樓，或聲大銃擊之，或以煙火焚薰，樓中人不能自固，爭從樓窗自墮，以求緩須臾之死，慘不可言。是樓雖壯觀瞻，亦寇盜之招，此鄉落之莫可如何者也。

名園

廣州舊多名園。其在城東者，曰東皋別業，陳大令之所營也。初從山口關之東而入，有一湖曰蔬葉，嘗有蔬葉自羅浮流至。湖中有樓，環以芙蓉、楊柳。三白石峰矗其前，高可數丈。湖上榕堤竹塢，步步縈回，小汊穿橋，若連若斷。自挹清堂以往，一路皆奇石起伏，羊眠陂陀岩洞之類，與花林相錯。其花不雜植，各為曹族，以五色區分。林中亭榭則以其花為名，器皿几案窗櫺，各肖其花形象為之。花有專司，灌溉不攝。司梅者則處梅中。客至梅中，司梅者供其茗果，而以梅之利輸主人。他所有花木皆然。登其台，珠海前環，白雲後抱，蒲澗、文溪諸水，曲曲交流，悉貫玉帶橋而出。有彩舟四：曰隻在，曰弄碧，曰漁長，曰浮家。客至隨所欲乘，主人弗問。夾岸桃樹有一坊，書曰：「桃花源里人家。」越一曲為錦袍灣，二曲為九龍井。委折而西，與鳧鷗相遂，日不知其

幾十里也。湖盡，萬鬆謱謱，直接赤岡山徑而止。桂叢藤蔓，繚繞不窮，行者輒回環迷路。文忠公與大令，兄弟也，有詩云：「山水經營始寧墅，畫圖二十孟城坳。」此城東名園之故事也。其在城西者，曰西疇，為吳光祿所築，梅花最盛。又五里有荔枝灣，偽南漢昌華故苑，顯德園在焉。又五里三角市中為花田，南漢內人斜也，劉鋹美人字素馨者葬其中，鋹多植素馨以媚之，名素馨斜。有詠者云：「花田近在城西社，素馨花氣薰遊冶。美人墓上多牛羊，當日人前麵空赭。」其在半塘者，有花塢，有華林園，皆偽南漢故跡。逾龍津橋而西，煙水二十餘里，人家多種菱、荷、茨菰、蒲芹之屬，其地總名西園矣。城南有望春園，有芳華苑，亦偽南漢故跡。其南園，則國初五先生倡和之地。里許為斐園，文忠公所營，有閣曰桐君。公嘗自稱桐君，故以名。北則有芳春園，桃花夾水二三里，東接韸々之水，可以通舟，一名甘泉苑，其橋曰流花。鋹與女侍中盧瓊仙、黃瓊芝、蟾姬、李妃、女巫樊胡子及波斯女，為紅雲宴於此。雨後往往拾得遺釵珠貝，知為亡國之遺物也。大抵鋹時，三城之地，半為離宮苑囿。又南北東西環城有二十八寺，以象二十八宿，民之得以為棲止者無多地也。其為無道若此。

祖香園

祖香園在沙亭鄉，吾以園中草木，皆有先祖三閭大夫之遺香，故以名園。園之中有騷聖堂，其木主書曰：楚左徒三閭大夫先公屈子靈均之位。旁二主書曰：楚大夫宋玉先生之位，楚大夫景差先生之位。二先生皆高弟子，故以配享。而三閭大夫畫像，則以漁父、詹尹參之。以嘗相與問答，見諸楚辭者也。或謂漁父者，三閭大夫寓言；《滄浪》一歌，亦《離騷》之短篇。《離騷》之長，《滄浪》之短，是皆楚風之正。亦一說也。

狼家屋

自橫州平佛水口渡江，三十里至白鴿墟，是靈山縣境。墟中狼家一瓦屋，其屋脊東為廣東界，脊西為廣西界，狼目司之。予嘗信宿其中。

慈元殿

慈元殿在新會崖山上，成化中方伯劉公大夏始建，以祀宋楊太后，上賜名全節廟。進士張公詡有讚云：「朝閩夕廣，提二弱孤。依臣張陸，為宗社圖。曹娥死孝，貞義死信。惟後死之，仁至義盡。」太后有陵在崖山海濱，張太傅營葬。今莫辨其地云。

呂相祠

順德桂洲堡有呂相祠，神甚赫。相傳為宋呂文煥於甲子門與元人戰敗赴水死，屍溯流至，鄉民祠之。咸平間，封忠湣武靈侯。考《通鑒》，文煥以襄陽絳元，為參知政事，每導元人入寇，德祐初，籍其家。宋亡，入見太后，尚出怨言。乃宋叛臣，無戰甲子門事，況咸平乃真宗年號，先文煥二百餘年，則所傳者訛也。邑西南有地名石湧，南越相呂嘉故鄉也。當漢兵南下，嘉於其鄉築石湧、金鬥二城以為守。敗後伏波追奔至此，編橋度兵，既獲嘉，橋遂以伏波名。桂洲與石湧一水相連，溯流而至必嘉也。為南越相故稱相，此乃嘉之子孫，居於石湧者之所祠也。嘉本越人之雄，尉佗得之，因越人之所服而相之，而南越以治。佗之能用越人如此。秦將屠睢不能用桀駿以敗，番君吳芮能用梅鋗以興。越人之不可忽也如此。嗟夫！越人固多六千君子之遺烈者哉！

南海廟

何磻云：廣州東去百里，有南海廟，祀南海之神，退之為南海廟碑，乃其地也。廟植波羅樹，種自海外來，樹不著花，土人刀斫其榦，液出而成實，醜若鬼麵，剖之有房，熟而食之，如栗而香。若或不經刀砍，則液流於地，實成地中，香達於外，土為之裂。良亦怪矣。廟有此樹，故亦號曰波羅廟。左為浴日亭，登以望海，淼茫無際。然東去百里，乃有虎門，兩山夾峙。虎門之外，群島伏立，猶非大洋也。廟在扶胥江北岸，其南岸有最高峰，曰煙管岡，正與廟對。岡左右亂峰環疊，海樹如城。翁山有書屋在其下。倚南面北，扶桑曉赤，羅浮晚青，山海之勝，甲於百粵，北海東海之濱，未易有此。村民千戶，耕漁為業，皆屈大夫之流裔。田肥美而水苦鹹，屋後小峰，甘泉涓涓，一村飲足焉。翁山之廬，倚煙管岡為屏，臨南海為溪。想其扶桑日生，中夏猶夜，獨登山閣，以受曉華，真神仙境界，豈人世王侯所能夢見。予為之作《海閣日華圖》，題其上曰：「天以布衣存日月，海濱山閣著藏書。」閣旁多木棉。其種自海外來，樹高數十尺，喜溫惡寒，莫能過嶺以北。花類玉蘭，色正赤而無香，結實如酒杯。老而飄絮，著土自生，盛於荒灘閑址。集其絮可席以坐，柔而少溫，若蘆花然。翁山謂廣民種木，多擇實之易售者，若荔支、龍眼之屬，非是則不貴。以故木棉為棄種，而任其自生。若收之園林，當亦佳觀也云。

文選樓

廣州外城之南，有珠江義學。其西一樓，予居之，以撰《廣東文選》，里人因名之曰文

選樓。為詩有曰：「自今南與北，文選有雙樓。」

濠畔朱樓

廣州濠水，自東西水關而入，逶迤城南，逕歸德門外。背城舊有平康十里，南臨濠水，朱樓畫榭，連屬不斷，皆優伶小唱所居，女旦美者，鱗次而家，其地名西角樓。隔岸有百貨之肆，五都之市，天下商賈聚焉。屋後多有飛橋跨水，可達曲中，晏客者皆以此為奢麗地。有為《濠畔行》者曰：「花舫朝昏爭一門，朝爭花出暮花入。背城何處不朱樓，渡水幾家無畫楫。五月水嬉乘早潮，龍舟鳳舸飛相及。素馨銀串手中燈，孔雀金鋪頭上笠。風吹一任翠裙開，雨至不愁油壁濕。」是地中濠畔街，當盛平時，香珠犀象如山，花鳥如海。番夷輻輳，日費數千萬金。飲食之盛，歌舞之多，過於秦淮數倍。今皆不可問矣。噫嘻！